

后浪出版公司

四川人民出版社

爱·美·死 的永恒角力

传统能乐故事——现代戏剧形式——日本战后社会
在现实与梦境的交缠中追寻不屈而永恒的青春

三岛由纪夫

能剧一直是我的文学作品中的一股暗流。

我经常去想，能剧总是从剧情的终结之处开始。
这种想法至今也没有改变。

唐纳德·基恩

（《卒塔婆小町》是）日本新剧的最高峰之一。

近代能乐集

〔日〕三岛由纪夫

著

玖羽 译

近代能乐集

[日]三岛由纪夫 著
玖羽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能乐集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 玖羽译 . --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19.10
ISBN 978-7-220-11587-5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 21-2019-428

I . ①近… II . ①三… ②玖… III . ①能乐—剧本—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 ①I313.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91332 号

KINDAI NOGAKU-SHU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56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JINDAI NENGYUE JI

近代能乐集

著 者
译 者

[日] 三岛由纪夫
玖 羽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编辑统筹
特约编辑
责任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梅天明
石儒婧
熊 韵
墨白空间 · 张静涵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s@sina.com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130 毫米 × 185 毫米
7
130 千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
978-7-220-11587-5
42.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目 录

1	邯 郸
39	绫 鼓
69	卒塔婆小町
91	葵 上
111	班 女
129	道成寺
153	熊 野
175	弱法師
201	作品解题 / 玖羽

登场人物

次郎

菊

美女

舞女（一）

（二）

（三）

绅士（一）

（二）

秘书

老名医

医师（一）

（二）

注：所有幻影必须堂堂正正地出现。

梦中场景不可过暗。倘若过暗，便有促使观众期待转亮，从而无法将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件之虞。

可根据演出者的实际需要，自由决定是否让幻影佩戴面具。

[在幕前。]

菊 (仅有声音) 哎呀, 真是欢迎、欢迎啊, 少爷。

次郎 (仅有声音) 有十年不见啦, 阿菊呀, 有十年不见啦。

菊 (仅有声音) 您都长得这么高啦。……啊, 我来帮您拿。

次郎 (仅有声音) 不用, 我自己拿就好, 真的不用。

菊 还是让我帮您拿吧, 一个包而已嘛。

[菊拿着包登场。她是一位外貌约四十岁、身着朴素和服的女性。紧随在她后面, 次郎——一位年约十八岁、身着双排扣西服的少年——登场。]

次郎 (环顾四周) 唔, 现在还挺黑的嘛。

菊 马上就会亮啦。现在这时候, 白天可是很长的。来, 请到这里来。(跪下, 将幕布用手拉开)

[在背对观众的二人面前, 幕布拉开。正面是纸门。大量折纸手工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

次郎 哇, 好漂亮! 这不是和我小时候的房间一模一样吗? 是吧?

菊 当然啦。阿菊我从来没有忘记那个房间。为了把东京的那个养育了少爷您的房间永远保存下来, 我像这样做了一个它的模型。

次郎 可惜, 那个房间已经被烧毁了。

菊 是啊, 但它还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呀。

次郎 (伸手摸着垂吊下来的折纸手工) 感觉简直就像回到

了那座已经被烧毁的房子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挂这些的？

菊 这十年来，我一有空就折这些。已经十年啦。每过一个月，我就把所有的折纸都重新换一遍。

次郎 女人的执念好深啊。真可怕。

菊 哎呀，您说的话可真吓人。您从五岁的时候起，就已经会说吓人的话啦。

次郎 （躺到地上）还有积木呢。这就是给阿菊你送行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积木吧？我都好久没玩积木啦。哈哈，拱顶下面还有小汽车呀。

菊 这个拱顶有点低。每次汽车过去的时候，少爷您都要把拱顶提起来一下。

次郎 汽车坏啦。

菊 啊？

次郎 我是说真的汽车。

菊 啊，您是说“啪士”吧？

次郎 不是“啪士”，是“巴士”。你是不是现在还在说“第叭脱”啊，“盖士林”啊什么的？^①

菊 我平时又用不着那种词。咱这种乡下地方，哪来的“第叭脱”啊。

次郎 你看，你刚才又说了。

菊 （转移话题）那，车是在哪儿坏的？

① 这几个词的原文都是外来语。“第叭脱”为“第帕脱”（百货公司）之讹；“盖士林”为“恺士林”（汽油）之讹。——译者（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注）

次郎 我坐的是昨晚八点的最后一班巴士。正好开到一半的时候，就在那个山口坏的。

菊 车还挺容易在那儿坏的呢。

次郎 就算再怎么等，坏了也修不好。我盖着外套，在巴士上睡了一觉。起来的时候，已经过三点了。然后，我走了大概一里^①路，就到这儿来了。

菊 哎哟，少爷您走夜道啊？

次郎 反正路也很好找嘛。天上有星星，路上很亮。

菊（重新坐好）少爷啊，我的预感还真是挺灵的哪。我在半夜里突然起来，就把和服穿上了，然后就心神不宁地，到现在都不困。

次郎 你知道我会来？

菊 这个嘛……我总觉得您有一天会来的。

次郎 你觉得我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只是为了到你这儿玩的？

菊 因为呀，少爷，不管谁到这种地方来，都没什么赚头。……就算您是为了什么赚头来这儿的，能看到您，阿菊我依然很高兴。

次郎 你可能是挺高兴的吧。我会到这种地方来，就说明我已经全完啦。我的人生已经结束啦。

菊 嘿，您说这话，我可真是不懂。您才十八岁吧？明明才十八，怎么就说自己完了呢？这不是说不

① 日本的1里约合3.9公里。

通吗？

次 郎 就算我才十八岁，也已经懂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全完啦。

菊 您的头又不秃！您的腰又不弯！您的脸蛋这么水灵！怎么还说这种话呢？

次 郎 阿菊你是看不见的。我的头发虽然黑油油的，其实已经全白啦。我的牙齿虽然还在，其实已经全没啦。我的腰板虽然挺着，其实也彻底弯啦。

菊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次 郎 对，阿菊你是不会明白的。

——停顿——

菊 我说，少爷，您是不是……那个……跟哪家的小姐……那个……

次 郎 恋爱啦？

菊 对。是这样吧？

次 郎 （立即否定）不，我没有爱上女人，也没有被女人爱上。

菊 这么说来，就不是失恋了。

次 郎 啊哈哈，阿菊你傻啊？又不是小孩子，失个什么恋啊。

菊 （睁大眼睛）嘿，那是出了什么事呢？被朋友背叛什么的……

次 郎 你说朋友！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朋友。

菊 那，是落榜？

次郎 我已经不上学了。

菊 那，是跟社会上的人有什么摩擦？

次郎 不，我只是在家里闲待着而已。

菊 那，您怎么说自己的人生已经完蛋了呢？明明还没开始，怎么就完了呢？

次郎 就是还没开始就完啦。

菊 少爷，您要是再把阿菊我当傻子，戏弄我，我可就生气啦。

次郎 喊，臭老太婆，厉害个什么劲啊。

菊 肯定是有原因的。可能是您昨晚没睡好，所以现在一肚子气吧？您还是先睡一觉吧。好吧？阿菊我去做早饭，您趁这工夫先好好地眯上一觉吧。好吧？等您睡足了，精神肯定会特别舒畅的。我现在就在这儿把床给您铺好。

次郎 （站起来，把纸门推开一条缝隙，往外看去）喂，阿菊啊，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怎么都蔫头耷脑的？一朵花都没开。整个院子黑洞洞的，静悄悄的，感觉很不舒服。

菊 （一边铺床一边回答）我家的院子已经死啦。也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从很久以前就已经这样啦。

次郎 你说“从很久以前”，是从你丈夫离家出走的时候开始的吗？

菊 您知道啊。

次郎 我什么都知道。但这事可不是我在书上看的。前段

时间，我在银座认识了一个穿得像卓别林、扛广告牌^①过活的人。那人是独身，只有喝咖啡和看电影这两个爱好。他好像有咖啡和电影就很幸福了。他把那个故事给我讲了。

菊 什么故事？

次 郎 枕头的故事。

菊 （大惊失色，坐起）啊呀，少爷！

次 郎 阿菊啊，你有一个神奇的枕头，是吧。别用那么可怕的表情看着我。我只是从那个“卓别林”那儿听了一个童话而已啊。

菊 那种故事都是瞎编的。

次 郎 随你怎么说！反正，你是有个神奇的枕头吧？不管这枕头为什么在你这儿，现在给我用用……以前，你丈夫曾经睡过这个枕头吧？当时应该是夏天，你丈夫在枕头上睡午觉，你到镇上去买东西了。傍晚，等你回来的时候，丈夫已经没影了，也不知他去了哪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菊 （塞住耳朵）求您别再说了！太难受了！别再说了！

次 郎 从那一天起，你的院子里就不再开花了。无论是百合花，还是抚子花，都不再开了。对吧？

菊 您说得没错。因为那枕头是从唐土的邯郸城传来

①. 用两块广告牌夹着身体在街上走的推销员。

的，经过次次转手，最后成了我家家传的宝物。

次郎 但为什么睡在那枕头上就……

菊 我也不清楚。因为太害怕，我自己也没拿它睡过。

次郎 那个“卓别林”说，只要在那枕头上睡上一小觉，醒来之后，就会觉得世间的一切都蠢到家了。当看到太太的脸的时候，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过日子。然后，他就马上离家出走了。

菊 （哭泣）……

次郎 对不起呀，阿菊，把你弄哭啦？对不起呀。

菊 您不用这么道歉。少爷您什么错也没有……

次郎 不过，阿菊呀，从那以来，你真的一次也没有用过那枕头吗？

菊 我跟您掏心窝子说了吧，从那以来，我把那枕头用过三次。

次郎 三次……

菊 对，三次。因为我丈夫是那样不见的嘛，男人里又有一些好事的，他们就总是来撩拨我。那时候，那个枕头能派上用场，也是奇怪的缘分啊。

次郎 “派上用场”，你是指他们都逃走了？

菊 啊，就是……这个……实在很难开口。

次郎 你讲嘛！你讲嘛！

菊 虽然很难开口，但也没什么可羞的……

次郎 你讲嘛！阿菊，你讲嘛！

菊 以前，您向我讨点心的时候，也是像这样摇着我的膝盖呀。

次 郎 你讲嘛！别岔开话！

菊 那好，我讲。就是说，我全靠那枕头守住了身子。

次 郎 嘿，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菊 这个嘛，躺在那枕头上可是特别危险的事啊。等睁开眼睛的时候，每个男人都觉得这浮世蠢得不行，我也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然后，少爷呀，他们就一个个地出去流浪了，也不知去了哪里。

次 郎 他们觉得什么蠢？

菊 就是女人啊，金钱啊，名誉啊，这一类的。

次 郎 嘻，那我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女人是肥皂泡，金钱是肥皂泡，名誉也是肥皂泡。在肥皂泡里映出来的，就是我们住着的这个世界。我早就知道了。

菊 您只是在嘴上知道。

次 郎 胡扯，我真知道这些，所以我的人生才结束啦。阿菊啊，所以说，我，只有我，就算枕那枕头也没问题的。

菊 谁知道呢。我只是想到，您从那枕头上醒来之后，要是也用看外人的眼神看着阿菊我，然后马上跑出去，那我该多伤心啊。

次 郎 没问题的，我肯定没问题的。……我是不会像那个“卓别林”一样的啦。

菊 “卓别林”？

次郎 对，就是你丈夫啊。

菊 您怎么……

次郎 你看，我什么都知道吧？

——停顿——

菊 那这样吧，少爷，要是枕了那个枕头之后，您也准备出去流浪的话，就把阿菊我也带上吧。

次郎 哎呀，我不是肯定没问题的嘛。我是不会被枕头的效果影响的。就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我才特意到这儿来的啊。

菊 啊，可是，我看到少爷您的脸，就感觉像在看流水一样啊。

次郎 你在说什么啊。天快亮了，快点把枕头拿出来。

菊 只要您答应到时候带着我……

次郎 我不答应。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离开这里。

菊 但是总有个万一……

次郎 阿菊，你期望“万一”啊？那样的话，你就能出去找你丈夫了，是吧？

菊（窘迫）怎么可能……

次郎 是吧，是吧。噫，你脸红啦。

菊 少爷，您不明白，等待是多么难受啊。

次郎 你也睡一次这个枕头呗。那样的话，丈夫什么的就能全忘啦。

菊 我太害怕了。枕头的效果真的很可怕……

次郎 少废话，快把枕头拿过来！

菊 我本来想就这么安安静静地一直老死的，哎呀，都怪少爷您，我现在有了很丢脸的念想啦……

次 郎 嗯咳，那只是万一，阿菊，只是万分之一的可能呀。

菊 好吧，我把枕头拿给您。

次 郎 哎呀，我要睡觉，要睡觉呀。快点拿枕头过来，天都快亮啦。

菊 好的，现在就……（退场）

合 唱 枕何辜
咎在枕上人
鸟不鸣
花不绽
枕何辜
咎在人
枕何辜
咎在鸟
枕何辜
咎在花
森林每日虽常绿
随风而摇亦空去
摇之，飘之……
咎在不开之百合

[——这一段是默剧。次郎脱下上衣，躺进被子。菊捧着枕头登场，把枕头放在次郎头下，退场。合唱结束。美女从正面登场，戴着面具、穿着西式长裙。]

美 女 次郎啊……次郎啊……

合 唱 醒来吧！醒来吧！

美 女 次郎啊……次郎啊……

合 唱 醒来吧！醒来吧！

次 郎 （醒来，直起上半身）怎么啦？谁啊？啊，你是谁？
好漂亮啊。

美 女 你猜啊。

次 郎 我不喜欢女人这样。老老实实告诉我名字。

美 女 你喜欢老实的女人啊。还真是守旧的人呢。女人要
是不稍微抵抗一下，不就没意思了吗？

次 郎 哎呀，烦死了。都是些套话。

美 女 没错，我的名字就叫“桃花”呀。

次 郎 我可没听过这么蠢的名字。

美 女 你看，要是名字就叫“套话”，套话也就不是套话了。

次 郎 这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美 女 哎呀，你在发抖呢。我来把你的手，看，就像抓一
只蝴蝶一样……给抓起来。（用双手包住次郎的双手）抓到啦。不然的话，你的手可就唰地一下从你
的身上飞走喽。

次 郎 你真爱幻想。

美 女 （狡猾地一笑）只是模仿你而已。

次 郎 如果一个懂得男人的女人去模仿一个不懂男人的男人，你觉得会怎样？

美 女 你把事情说得太复杂了，少年。

次 郎 会变成一个不懂男人的女人。

美 女 你说这些的时候，还真是洋洋自得呀……来喝点“桃花”带来的酒吧，少年。

次 郎 不要，我讨厌喝醉。

美 女 喝不醉还叫什么酒呢？

次 郎 所以我讨厌酒啊。

美 女 虽然你现在说这种话，但是再过十年，你会变成酒鬼的。

次 郎 我知道。不过，既然我十年后肯定会变成酒鬼，现在又有什么必要喝呢？

美 女 在强词夺理的时候，你的眼睛特别可爱呢。看你的眼神，就像沉醉在自己的强词夺理里似的。

次 郎 啊，刚才有可怕的东西在你的眼睛里闪过去了。

美 女 什么可怕的东西？

次 郎 在女人的眼睛里，有时会有一条狼闪过啊。

美 女 那大概是牧羊犬吧。

次 郎 我一点也不喜欢你。

美 女 但再过半年，咱们就要结婚啦。

次 郎 我一点也不喜欢你。

美 女 就算你不喜欢，再过不久咱们也要结婚啦。